

《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》编委会 编

宁海县作家协会 三十年 作品选

宁海县作家协会
三十年
作品选

●《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》编委会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 / 《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》编委会编. — 宁波: 宁波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526-2484-7

I . ①宁… II . ①宁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 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06844 号

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

《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》编委会 编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责任编辑 王晓君

责任校对 俞 琦

责任审读 杨青青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3.75

字 数 300 千字

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6-2484-7

定 价 42.00 元

本书若有倒装缺页影响阅读,请与我社联系调换,联系电话 0574-87286804

序 一

宁海县作家协会成立三十周年。可喜可贺！尤为可喜和值得庆贺的是《宁海县作家协会三十年作品选》的编辑出版，于作家协会本身，于宁海的整个文化界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。

三十年的时间说长不长，置之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；说短也不短，于人生几近于一半的生命，于社会则可以发生许多波澜壮阔的事件。从1986年宁海县作家协会成立至今的三十年，正是宁海沧桑巨变的三十年，其间故事何止万千！于这个时候汇编这样一部作品选，其意义就不仅仅止于宁海作协创作成果的展示了。当然，就成果而言，也已经是很丰硕的了。这些文字虽然视角不同、体例不同，但都从一个侧面见证着社会的发展、时代的进步，都有对人性美的生动展示，都有对家乡这方灵山秀水缱绻情怀的真诚流露。

“一带文明回浦水，千秋灵气出名儒”。宁海自古人杰地灵，有东南文献之郡的美誉。尤其宋明以降，文采风流，俊彦辈出，从诗坛巨擘舒岳祥，到读书种子方孝孺，再到以笔作刀为革命奔走呼号的柔石，等等，可谓灿若星汉，辉映于历史的天空。他们不仅以其卓越之才华留下了不朽著作，更以其巍巍风骨为后世称道颂扬，其泽长远。我们高兴的是，这些先辈们文学的道德

的因子,经了时光的隧道,经了这一方水土的酝酿发酵,在我们今天的作家诗人们的身上得到了传承、发扬。

我们的这些作家诗人,除了少数从事专业创作外,大多都是业余写作者。他们中有教师、公务员、企业家、新闻工作者,还有银行职员等等。从年龄结构看,既有早已蜚声文坛、卓然成家的文学老将,又有近几年厚积薄发、声名鹊起的文学中坚,还有初出茅庐便有雏凤清声的文学新人。这一方面反映出宁海文学根基之深厚;另一方面,也可以看到宁海文学事业在这些年的良好发展。

文学是时代的产物,也是时代的见证。如果历史是一辆永不停歇的列车,那么无论是穿越丛林,走过沼泽,还是行进在通衢大道,只要车轮经过的地方,就必定会留下它的印痕,而文学就是它忠诚的伴侣。

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,文学作品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也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。我们有幸生活于这个时代。励精图治的中华民族,今天已清晰可见复兴的希望。当下的宁海,更是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,经济发展、美丽城乡、民生事业,齐头并进,日益昌隆。

这是最好的时代。不仅是对于干事创业,对于文学创作亦然。在这样一个时代,作家诗人们要有新的使命担当,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要求的那样,努力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,“通过更多有筋骨、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艺作品,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、时代的进步要求,彰显信仰之美、崇高之美”,而不是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,满足和沉醉于小我的浅吟低唱。要感国运之变化、立时代之潮头、发时代之先声,争做时代风气的先觉者、先行者、先倡者。用充沛的激情、生动的笔触为社

会的进步,为真善美的回归和驻留,为宁海跨越发展和弘扬大气、正气、硬气、和气的宁海精神,书写激越动人的篇章。

文学也只有脚踩坚实的大地,深深根植于人民,根植于生活,才能获得丰富的滋养,才能成为一潭源源不竭的活水。眼睛向下,笔下才有力量;融入人民,关注他们的需求和梦想、爱和恨、内心的冲突和挣扎,并让人们看到美好、看到希望,文学才能引起共鸣,才有恒久的生命力。

愿我们的作家诗人们都能创作出更多像阳光、雨露、春风一样,启迪思想、温润心灵,不断激发人们对美好事物、美好生活向往追求的优秀作品。愿宁海县作家协会有更长足的发展进步,宁海的文学事业有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。是为序。

中共宁海县委书记

褚银良

2016年3月

序 二

阿门要我写几句话,作为这本作品选的序言,其理由是——我是宁海县第一届作协(时称“文协”)的主席,他是现任的作协主席。我们有缘,曾经站在同一个位子上,我应该领这份情。虽然,我也婉言推却,但如何都推却不了。

时光就像南门外的溪水一样,一晃间,已经流走了三十个春秋。

三十年了吗?是的,从1986年成立宁海县作(文)协至今已整整三十个年头了。时光过得真是快。我离开家乡也快三十年了,让人生出一点伤感来。回忆起当年在县城里的种种人事、文事。恍如眼前。那时的阿门才刚刚开始写诗,躲在小米巷口的那间逼仄的斗室里。我也与一批年纪相仿的或年轻的文学朋友们整日厮混在一起,说诗歌,说散文,说剧本,编《宁海文艺》,编《早春》,心无旁骛。说心无旁骛,专心于文学,有一个好处,就是可以少沾染一点官场的习气。官场的某些习气,有人称之为“潜规则”,很让一些纯正的文人看不起,正像他们看不起文人一样。后来,我离开了元气淋漓的宁海文坛,到了宁波。但南门外那条银亮的溪水一直流淌在我的心里,滋润在我的笔端。

此刻,我忽然想起了几句诗,一句是“人生曲曲弯弯水,世事重重叠叠山”,也不知从哪里读得的;一句是“焦首朝朝还暮暮,煎心日日复年年”。这是《红楼梦》里薛宝钗的诗句。薛宝钗的命运要比林黛玉好得多,她怎么会发出如此深情而哀怨的感叹呢?看来,世人对她的内心体验还是浅。

说世事如山、人生如水,是说社会人生之曲折,也说世事变幻之神速。三十年过去了,宁海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宁海了,宁海文坛也不是三十年前的文坛了。对我来说,似乎变得既熟悉又陌生。宁海日新月异啊!家乡总是要常回去的,宁波与宁海又近,上了高速,半个小时就到了。有时候,我也回老街小巷去走走,一个人踽踽而行,东瞧瞧,西看看,期望与记忆对接。但小巷已是不多,一段时间未见,又变化了。文学也同样,三十年间有多少东西可以说,我都说不全。阿门专门为我发来长长的一则短信,说了宁海一大批的作家和诗人,一大批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作品,说了浦子与张忌的小说如何有影响,都让我振奋。宁海真是一块文学的土壤,代代传承,生生不息。犹如南门外的那条溪水,从远古流来,流到今天,依然生机勃勃。那条溪,方孝孺、柔石、潘天寿一定都在那里濯过足的,有这样一条溪水不舍昼夜地流着,宁海的文学,还不有声有色吗?所有的重重叠叠、曲曲折折,都成了美妙的景观。

说煎心焦首,是对文学的感慨,对作家的感叹。时代走到今天,都有点光怪陆离了,世事如此浮躁,物欲如此盛行,还弄文学做什么?谁还来关心诗歌与小说?谁还关心报纸与书籍?整天把玩着一部手机不正是当今的文化现象吗?而对于真正有追求的作家来讲,文学之路则越来越显示出荆棘和崎岖,心中若没有定海神针,如何走得下去?忽然间想到了柔石,那时候

他在上海,暑溽相逼,他关在亭子间熬着剧烈的胃痛改着《旧时代之死》这部小说,真是煎心焦首。没有这样一点精神,是走不进文学之门的。因此,柔石后来点石成金,破茧成蝶,让后人尊敬。此刻,我的宁海家乡那些年老的年轻的文学朋友们,也一样,坚守,坚执,任社会是何等的眼光,不肯退却半步,煎心焦首地耕耘着自己的文学园地,在宁海的文坛上,不,应该说是全国的文学界里,弄出一片哗啦啦的水花来,就像南门外那条清凌凌的溪水一样,活泼而明亮。由此,也让我生敬。所有的煎心焦首,都化成了开心舒眉,所有的含辛茹苦,都结成了丰硕的果实,都让我生敬。

最近,宁海籍的杭州作家赵福莲给我做了一篇访谈录,取题“文字骨肉亲,得失寸心知”,我很喜欢。她很有才气。有人说,文学是玩的,我一直没有这样的轻松。文字之苦,寸心自知。既然我们都已吊在这棵树上,那就无怨无悔了。不管人家如何看,照旧走去。

三十而立。这是孔子教导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有这样坚定不移的志向。值此作品选出版之际,写下数语,是祝贺,也是共勉。权作序罢。

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

宁波市文联党组原书记

杨东标

2016年4月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序一 / 褚银良

004 序二 / 杨东标

/ 小说 /

003 一张会脱榫头的床 / 浦 子

023 素人 / 张 忌

040 无法逃遁 / 黄 敏

065 老屋 / 赵安炉

074 驼伯 / 童遵森

/ 散文 /

089 云山苍苍 / 杨东标

093 鲁迅为“台州式的硬气”呐喊 / 杨明火

097 归梦断征鞍 / 王艾村

102 “乌墨贼”传奇 / 袁哲飞 潘家萍

111 竹筏跨海漂流记 / 刘尚才

- 123 吉祥寺的钟声 / 葛晔军
- 133 以平凡之名 / 袁伟望
- 139 花语茶香 / 小 乔
- 142 内心的家园 / 钱晓茗
- 145 清凉寺钟声 / 王 方
- 150 割蒹人 / 周晓绒
- 153 方孝孺故里行 / 林备军
- 166 外婆的后花园 / 戴巧珍
- 170 染色如狂 / 杨小娣
- 173 潘天寿回乡 / 王兴满
- 180 方孝孺女儿殉节在宁海淮河 / 薛家栓
- 184 宁海风情 / 应可军
- 185 梦萦黄墩 / 胡积飞
- 188 一生守望 / 陈方梁
- 190 为庄子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续下联 / 竺济法
- 193 爱爬山的农艺师 / 袁素红
- 196 阿呆大叔 / 王小飞
- 198 天生我瘦亦悠悠 / 叶雅琴
- 200 黑儿子 / 滕延振
- 205 嫁到宁海 / 娄美琴
- 220 老家的茶园 / 蔡能平
- 223 石宕埠头的女人 / 洪昌成
- 225 前童元宵情 / 童亚飞
- 227 文锋塔下圆梦去 / 王行通
- 231 风雨归锦桥 / 林华烨

- 234 一树梅花满园春 / 葛兴林
- 236 无处不销魂 / 胡敏娇
- 238 三十年后再还书 / 钱云森
- 240 文伯 / 滕延娟
- 245 《方孝孺轶事》补遗 / 石 墨
- 247 枇杷情结 / 林伟民
- 250 车站的弧度 / 童振祥
- 253 象山港尾宁海湾 / 雪 冰
- 256 外婆家的小溪 / 薛赞绒
- 258 杨染的秋 / 王亚明
- 261 名士童岳川咏前童 / 王灵恩
- 263 家乡年夜饭 / 黄海清
- 265 看见 / 苏礼巧
- 268 包拯,你为什么笑笑? / 徐巧琼
- 270 水墨江南 / 叶利民
- 272 孤独的人养着一只精神的孔雀 / 谢海云
- 275 掂一朵春花 / 柳条非飞
- 277 精致的聊天 / 任亚亚
- 279 等女生的男生 / 徐 荻
- 281 心中桃源 / 王静雅
- 284 “孝顺”儿子 / 杨象娟
- 287 满山悠闲的波尔多杂交羊 / 王锦春
- 290 那些有火卤的日子 / 赖小珍
- 292 交警 Lee / 叶振宇
- 295 眸 / 吕晓曙

/ 诗歌 /

- 303 往事(外四首) / 潘志光
- 308 宝塔风铃在响 / 储吉旺
- 312 伞下的乡土(组诗) / 剑 飞
- 316 门(外四首) / 徐群飞
- 321 中年心迹(组诗) / 阿 门
- 328 冬季到台北看雨(外三首) / 何健军
- 333 油菜花(外一篇) / 应满云
- 335 本命年(外四首) / 南溪生
- 340 戏台(组诗) / 郑士渊
- 343 有关宁海(四首) / 肖成华
- 349 在暖暖的阳光下(外一首) / 胡文杰
- 353 梦境中的黎明原来是那么白(组诗) / 林海燕
- 357 诗意的栖居(组诗) / 王露婧
- 363 张晓邦诗词作品(组诗) / 张晓邦

- 365 后记 / 阿 门



短篇小说

X I A O S H U O

一张会脱榫头的床

/ 浦 子

山那边有一间茅厂。茅厂就是外地人叫的茅舍。茅厂的主人叫阿兴。阿兴有一个滑溜的内客。内客是当地人对老婆的称谓。

俗话说,家有俊妻,烦煞老公。阿兴娶了滑溜内客两三年后,有了烦恼却是日本兵占了村子后,日本兵是从海上攻来的。村里的人一不留神,就会看见穿着黄衣服的日本兵像黄鳝一样哧溜一下钻出墙弄来。有时不是一条,而是两三条,三四条,让当地人冷不丁地打一下抖擞。

这一天阿兴看到日本兵是在吃过中饭后,在剖柴爿时看到的,一杆三八大盖扛在肩上,两个巨大的帽翼在那里招摇着,像是猪耳朵在忽闪忽闪着,步伐倒是军人的标准步伐。隔了老远,他就觉得身上一阵冷,不知道来自三八大盖,还是那毛皮鞋敲在山道上铙铙如敲鼓般的声音。他瞧了瞧天,这可是初秋季节,山上的枫叶还没有红起呢。

阿兴看见那个日本兵走过冷水潭的时候,用手往脸上泼水,然后呼呼地直甩水,脸上的水便呼呼甩得飞溅起来,阿兴觉得他家里的狗,家里的猫,还有那头猪,就是这样把脸上的水甩掉的。潜意识里,阿兴就把日本兵当成了牲口,只差没有叫出口了。泼了脸,日本兵又往嘴里吞进水去,然后再仰起头来,水却不咽下去,在嘴里回荡,然后发出呼噜噜的声音来,最后,噗的一声,

将水喷出老远老远。这喷出的水带着一股冷气，阿兴想了想，终于想出毒蛇在吐信子时，就是这样的威势。毒蛇！阿兴也就差点儿喊出口了。

阿兴望见日本兵站直了身子，就停住剖柴，把手中的剖柴斧斜插在腰上。望一眼越来越高的柴堆，叹了一口气，身子变得僵僵的，慢慢地转身，像是转过一轮巨大的石磨，但终于掉转身来。因为，他转身的时候，看见日本兵已经提腿走路，而他也知道日本兵的腿往何处挪动。他在转身的时候，还看见自己的女人忽然忙乱起来，像是山间的茅草，来了风，就摇摆个不停。

阿兴向着山后走去。

阿兴出生在这个茅厂里，打会走路时起，阿兴就走这条山后的路。阿兴不会走路时，就爱死了这条路。因为爷爷、阿爸从怀里掏出红红的山果时，走的就是这条山路。阿兴盼望爷爷、阿爸回家，就是盯着这条路。有时，老远老远就看见他们在路上的身影。有时，听着这条路上响起的脚步声，也晓得是他们回来了。阿兴把嘴巴翘得老高老高的，像是屋檐下盼望父母捉虫子归来的雏燕。

这条路是流蜜的路，因为，阿兴从这里走向山里，大山把一切甜的果实、甜的生活全给了阿兴；这条路是飘香的路，阿兴的初恋在这里。阿兴的初恋情人就是现在的女人，叫果果，果果与山上的果果一样香。果果从小就喜欢大山，常常走这条山路到山里。走累了，渴了，就到阿兴的茅厂里歇一气，喝一口茶水，一来二去，两个少年就熟络了。果果喜欢让阿兴哥背她上山，而阿兴也乐意背果果。阿兴觉得果果身上好香。直到后来果果胸上坟起了两个小馒头似的乳，阿兴想背，果果却不让。隔了老远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，阿兴也闻到果果身上的香。阿兴鼓足勇气问了好几次，果果也不告诉他。直到阿兴和果果在洞房花烛夜，果果才把阿兴的头移到她的下身，阿兴闻到了，好香好香，像是麝香。

阿兴现在走的这条路，却大大变了味。首先是空气上的，以往闻来香香